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DOSTOEV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

[美] 苏珊·李·安德森 著
SUSAN LEIGH ANDERSON

12.49

853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Dostoev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

[美] 苏珊·李·安德森 著

马寅卯 译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Dostoevsky, ISBN 981-240-771-e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安德森著;马寅卯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4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101-04226-0

I. 陀… II. ①安…②马… III. 陀斯妥耶夫斯基, F.N.
(1821—1881)—哲学思想 IV. B5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778 号

书 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美]苏珊·李·安德森
译 者	马寅卯
责任编辑	江绪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 $\frac{3}{4}$ 字数 82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26-0/B·394
定 价	8.00 元

目 录

前言	1
1 哲学和小说	6
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	15
3 《双重人格》和《地下室手记》	37
4 《罪与罚》	56
5 《白痴》和《群魔》	71
6 《卡拉马佐夫兄弟》	90
7 总评	105
参考书目	111

前言

俄罗斯批评家和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66—1949)这样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

他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从我们身边隐去；他们没有老化。他们没有退到抽象的沉思领域，成为我们异己的和冰冷的思考对象……在漆黑无眠的夜晚，他们撞击着我们的心扉，不时潜入我们的身边，隐秘地与我们进行一次又一次不安分的对话。^①

没有人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是把他归为哲学家，许多人就会觉得奇怪，因为除去他的文集《作家日记》，他只写小说。我在这本书里想要证明的是：尽管大多数哲学家选择了用随笔的风格做哲学，但是以小说的方式来做哲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时候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够在小说中会更加有效地做哲学。十九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世纪的阿尔伯特·加缪^②就是两个能够在小说中做哲学的极富天才的作家的楷模。

哲学家应当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三个原因。首先，他

痴迷于哲学难题——痴迷于回答和解决哲学问题——这是他为什么能够被归为哲学家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力于回答两个根本的哲学问题：(i) 什么是人的困境？(ii) 如果给出了(i)的答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第一个问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带入形而上学的沉思——关于自由意志，自我的本性，以及上帝的存在——而第二个问题则把他引入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领域。他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拥有的最重要的属性是自由，在明确了这点并且认识到这种自由有毁灭的可能时，他寻求一种与这种自由相适应的限制性力量。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背叛”和“宗教大法官”给了我们有关恶的问题——即协调全知、全能和慈善的上帝与世界上恶的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精彩的讨论。至少这些章节总是被收入讨论此类问题的哲学文集中。

其次，陀思妥耶夫之所以对哲学重要，是因为他影响了其他哲学家，并且与他们有着密切关系。他的著作总是被看作——如果本身不是存在主义的话，至少是存在主义的先驱。瓦尔特·考夫曼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为“已有的关于存在主义的最好序曲”^③。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自由、自由引起的焦虑，并企图把哲学与真实的生活统一起来，所有这些都把他与后来的存在主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弗里德里希·尼采也发现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合之处。1886年12月，他阅读了法译本的《地下室手记》，写道：

就在几个星期前，我甚至都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在一家书店里，我偶尔一伸手臂，让我注意到了《地下室手记》，一本刚刚翻译成法文的著作，血缘本能（否则，我何以

名之)马上涌了上来;我欣喜若狂^④。

在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著作后,尼采只剩下两年清醒的日子;但是在许多学者看来,有一点大概是清楚的:“这个俄罗斯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许比尼采本人所认识到的或愿意承认的更大。”^⑤我们尤其在尼采《拂晓》的前言中能够看到这种影响:

把这部著作与(尼采的)其他著作区分开来的是……它的语调,它的形象,它的风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可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言读起来好像是尼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更清楚、更有力、更生动地表达他已经表达了许多年的同样的事情^⑥。

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包含着对哲学和宗教中一些不可动摇的观念的批判^⑦。陀思妥耶夫斯基质疑自我的统一性,对上帝的信仰在理性上的可证明性,对基于理性的道德的辩护,甚至理性本身的价值!^⑧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个批判者。批评他人的观点而又不提供任何替代物是容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正面的哲学提供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尽可能利用我们的环境,过一种自由选定的、快乐的生活,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最终立场,我们都不能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理解达到了一种罕见的高度,这部分是因为他独特的生活体验,这一点我们会在他的生平里看到。他深刻地思考了给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各种可能性。伊万诺夫这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我们每个心忡的时刻,他就对我们说:“是的,我

知道；而且我知道的更多，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别的。”……他无情地站到了我们面前，用他那敏锐的、深不可测的目光，阴郁而焦灼的表情穿过我们灵魂的迷宫，同时指引并监视着我们……他问了以前从未被问起过的即将到来的时代问题，并且低声说出了未被预见的问题的答案^⑨。

在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的简短引言中，我的第一章将以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开头，即人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地在小说作品中做哲学。然后，在描述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后，我将考察他的哲学在小说《双重人格》（1846）、《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白痴》（1869）、《群魔》（1871—1872）以及他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中的发展，之后，我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哲学给出总的评价。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我将不做文学分析，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此，例如，我在讨论早期的小说《双重人格》时，我将不涉及可能的风格缺点、情节问题，或其他的结构问题。我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对历史事件和态度所作的部分反应不加评论。我只涉及他逐渐发展、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最充分体现的哲学立场。

感谢康涅狄格大学允许我教“哲学和文学”二十余载，这有助于我准备本书的写作。对雅吉拉·弗兰克（Yakira Frank）和凯西·布雷迪（Kathy Brady）在手稿准备中所给予的慷慨的编辑帮助一并致以谢意。

注 释:

- ①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悲剧生活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正午出版社,纽约,1959年,第3页。
- ② 如加缪的小说《陌生人》,《布拉格》,《堕落》。
- ③ 瓦尔特·考夫曼:《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世界出版公司,纽约,1964年,第14页。
- ④ 转引自考夫曼上著,第52页。
- ⑤ 埃里克·勒夫特、道格拉斯·斯滕伯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采《拂晓》前言的特殊影响”,《思想史杂志》,1991年,第442页。也见C. A. 米勒尔:《尼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现》,《尼采研究》,第二卷,1973年。米勒尔认为,尼采接着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至少三遍,很可能多达五遍;我们也能够从《道德的谱系》(1887)中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 ⑥ 勒夫特、斯滕伯格,前引书,第460页。
- ⑦ 我确信,这一点把他与尼采拉近了。
- ⑧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相信人们能够通过理性和理智达到真理,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反对传统的做哲学的方式。
- ⑨ 伊万诺夫,前引书,第3—4页。

1

哲学和小说

“你已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你一下子就指出了主要的东西……我们试图用言词来解释它，但是你，一个艺术家，通过一触、一击、一个形象，就点中要害。以致人们能够用自己的手去感知它，这样即使是最缺乏推理能力的读者也能够马上掌握一切！这就是艺术的神奇之处。这就是艺术的真理！这就是艺术家对真理的服务！”（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之后^①）

历史上的几个重要哲学家——例如，柏拉图、休谟以及贝克莱，写了对话，两个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和索伦·克尔恺廓尔尝试了其他非传统的表达哲学论题的方式；^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主要是用随笔的风格写作。在大多数哲学家那里，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哲学是一回事，小说是一回事^③。他们对把那些其最著名的著作属于小说的范畴的人看作哲学家感到困惑。

在二十世纪,让—保罗·萨特写了许许多多戏剧和小说,但是他也写了传统哲学文章,这些文章可能更广为人知,这也使得没有人怀疑他是个哲学家。另一方面,阿尔伯特·加缪和艾恩·兰德,虽然明显对哲学问题感兴趣,但被许多人认为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广为人知的工作是小说。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小说中至少写了文章解释哲学。就十九世纪的作家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他的全部工作——除去《作家日记》这个例外——都是小说,所以把他看作一个哲学家甚至就更加困难了。

对哲学与小说结合的偏见来自统治了二十世纪英美哲学思想的分析运动。按照分析的方法,人们应尽可能以不带感情的方式清楚地表达其观点,用论据来证明他们,界定关键词,并且考虑可能遇到的所有的反对意见。小说似乎不是完成这个任务的理想方式。

因此,以如下这样一些问题来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有什么哲学上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在小说中完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小说中进行哲学的探索有限度吗?人们能够通过小说的方式把哲学搞得像通过传统的方式那么好吗?它能否在小说中做得更出色?

有两个一般的论据可能会被拿出来以表明搞哲学与写小说是完全不相容的活动:首先,它可能会认为:顾名思义,小说是不真实的;而既然哲学关乎真理,哲学家就不能是小说家,而小说家也不能是哲学家。其次,它可能会认为,哲学家必须是清楚的,而小说在模棱两可(即不同的解释是可能的)时是最好的;所以,搞哲学与写小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论据,有必要问,在何种意义上,小说是

不真实的？诚然，小说的确不是报告实实在在的行动。但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人物必须是可信的，他们所从事的行动必须是可能的。因此，所有严肃的小说作品必须做到一点——英语老师称之为故事的“主题”，我们会认为这一点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关于生活的“真理”。

第二个论据似乎更为有力，我认为它的确指出了典型的哲学家的风格与典型的小说家的风格的差别。哲学家一般想尽可能直接和清楚地立论。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读者对他们所说的东西摸不着头脑，他们会难过的。而小说家，当他们的故事被不同的读者进行不同的理解时，通常是不会难过的，甚至当这些理解出乎他们的意料时，也是如此。对于想要表达的主题，他们也被告诫“展现，而不要讲述”。信息的传达应当间接地进行。

哲学家通常选择论文式的直接传达，以区别于小说写作的间接传达。论文式的写作尤其适合于大多数二十世纪哲学家极端专业化的工作，他们缺乏写小说的天才和兴趣；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哲学工作来说，技巧高超的小说家的间接传达可能是有意义的，甚至是更好的。

小说中所追求的模棱两可并非与明晰性和一致性水火不容。小说中可能的多层意义每一层可能都是相当清楚的，而它们相互之间则可能是一致的。因此，加缪的小说《布拉格》能够既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论，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去探讨人们在被置于生活是“荒谬的”^④这个根本情境下应该如何应对。同样，埃萨克·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二百岁的寿星》^⑤能够同时既是一部关于美国历史的小说，又可以去探讨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决定人是否有道德权利。

能够给出的赞成通过小说来表达哲学思想的主要论据是：如果哲学被认为是与生活相关的——至少是“大的”哲学问题被认为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逼真的情形来呈现它呢？比方说戏剧、小说或故事中的人物。哲学不应当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学院式的劳作，而应当与生活相统一^⑥，存在主义的这个观点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个论据的主要前提。因此，萨特认为：

（尽管）现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能够通过哲学沉思被抽象地对待……但是我们（必须）维护通过想象的和具体的经验而进行的思想，这就是小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使那些问题变成活的问题。^⑦

而在加缪看来，“小说只不过是哲学置于虚构中。”^⑧巴拉·博兰顿认为艾恩·兰德写的是小说，是基于以下原因：

她需要一个行为来把理论与其实际应用结合起来。这种渴望是小说对她保持持久吸引力的一个根本因素：小说使得更广泛的抽象原则与其在人的生活中的直接表达和应用结合起来成为可能，她想确定一个道德理想，……并且通过小说去把那种理想生动地呈现出来。^⑨

有三个理由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把哲学和小说结合起来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首先，当我们进入那些人物的内心时，小说允许我们体验不同于我们自己的视角，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基本信仰，它也允许我们体验可能非常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环境。一个巧妙的作家，当他有个重要的立论时，他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一点让读者洞察到问题所在，而如果以理论讨论的方式，接受起来则要困难些。

其次,正因为在一部好的小说中论题的传达是间接完成的,读者必须积极地参与到推理过程中。他们必须自己得出恰当的结论,结果他们更可能把这个论题记在心上。珍妮特·伯罗威在她的著作《写小说》中,很好地概括了小说的这种特征。她说既然作者“让我们运用我们的感觉,让我们进行概括和阐释,那么我们将作为一个参与者以一种真正的方式介入。”^⑩有点吊诡的是,人们甚至能够说,在小说中对一个论题的巧妙的间接表现能够通过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而不是理智来影响我们而更直接地传达这个论题。这解释了别林斯基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作为“一个艺术家,通过一触、一击、一个形象,就点中要害。以致人们能够用自己的手去感知它,这样即使是最缺乏推理能力的读者也能够马上掌握一切!”

这把我们引向了为什么说把哲学和小说结合起来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的最后一个原因。一部好的小说在情感上的冲击可能要比传统的哲学著作更大;所以,尽管二者可能都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是小说更可能使我们去想着回答它。例如没有一个以通常的论文方式写作的哲学家能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加缪的《布拉格》一样使我们感到恶的问题的分量。

即使是分析哲学家也已发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虚构是有益的。一些人已经引入一个故事提供一个反例来驳斥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大多数人相信如此这般,但是考虑到如下情形……”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用小提琴家的比喻来驳斥反堕胎的如下论调:如果胎儿是人,那么结束它的生命一定是错误的^⑪。其他人

则用了一个故事来使读者相信一个有争议的立场是可以辩护的。例如,乔纳森·本尼特用马克·吐温的《哈克波利·芬历险记》来让我们相信:当一个人处于一种道德诱惑的情境下,对我们来说,希望他做他倾向于做的事情,而不是他认为他应当做的事,这是可能的^⑫。分析哲学家也已用了一些故事来阐明某些非常难以表达的东西。例如,安东尼·弗卢, R. M. 黑尔和巴兹尔·米切尔在一次“神学和谬误”的会议上阐明他们关于宗教信仰的本质的观点时都运用了寓言^⑬。一些分析哲学家为了使它们更容易为学生和门外汉所接受,也用了故事和对话来探究哲学问题。好的例子有:约翰·佩里的《关于人的身份和不朽的对话》,《关于善、恶的对话》、《上帝的存在》,以及韦斯利·萨蒙的“遭遇大卫·休谟”^⑭。

只要提出的哲学问题是影响我们自身或可能的存在物的生活的问题,小说对哲学的作用就不会有限度。近来,在科幻小说中已经发现了一些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小说^⑮,这种文学阐明了能够在小说中处理的问题的广度。罗伯特·谢克莱的小说“第七个牺牲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令人满意的成年人应当被允许做的事情是否有限度,要做的正当的事情是否是导致最好的结果的事情。罗伯特·海因莱恩的短篇小说“行尸走肉”(“All You Zombies——”)试图阐明时间之旅是可以理解的^⑯。菲利普·迪克的“冒名顶替者”则使我们相信:从根本上说,由于在真实的记忆和表面的记忆之间存在着区别,个体自身可能并非处于最佳位置来认识他自己。海因莱恩的“他们”考察了认识论问题,包括他人心灵的问题。E. M. 福斯特的“机器停止了”探索了完全依赖于技术的世界的分支。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二百岁的人”提出了

如下的问题,什么是人?可以想象机器、机器人能够思考和有感情吗?以及就像我早先所提到的,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权利?

我将提到野心勃勃的二十世纪哲学小说的另外两个例子:约翰·巴斯的短篇小说“夜海旅行”,选自《迷失在乐窝》,它通过对精子与卵子结合过程的关注,考察了试图证明我们的存在的不同方法。究竟何为生命?我们该如何活着?巴斯向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的标准答复,并批判了它们。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萨特试图在他的小说《理性的世纪》中向我们呈现他的整个哲学。他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本质是自由,自由让我们所担当的,生活于欺诈中的人和生活于诚信中的人的典型,通过认识到人是自由的,人是怎样变得无力行动。这部小说也阐明了我们是社会存在物。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人倾向于给我们贴标签,我们通常会憎恨这种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自由的,在死前,我们是不能被贴上标签的。

我确信,一部小说能够深富哲学意味,我也相信哲理小说比传统的哲学著作能够对读者有更大的影响。然而,我认为,真正伟大的哲理小说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人必须有真正的写小说的天才,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在技巧不够高超的作家手里,总有哲学论题压倒小说的危险。一个人试图直截塞进小说中的哲学越多,产生好小说的可能性越小。这样的小说读起来像是一个试图把哲学与小说结合起来的哲学家的作品,而不是一个恰好也是一个哲学家的天才的小说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恰好兼为哲学家的伟大作家的最好典范之一。

注 释:

- ① 引自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1877年,节选,鲍里斯·布拉索尔、乔治·布拉齐勒(Boris Brasol, George Braziller)翻译,纽约,1954年,第587页。
- ② 除了柏拉图的许多对话外,还有休谟的《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贝克莱的《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对话三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克尔恺廓尔的《非此即彼》。
- ③ 在本章中我表达的许多思想最初发表于我的论文“哲学和小说”中,见《元哲学》第23卷,1992年第3期。
- ④ 加缪通过“荒谬”一词主要是要表达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事实: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人坚持要赋予它一个意义。
- ⑤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美籍犹太人,二十世纪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家之一,以他的名字为号召的《阿西莫夫科幻杂志》,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重镇。《二百岁的寿星》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和星云奖(最佳小说奖)。——译注
- ⑥ 在考夫曼看来,存在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明显不满意传统哲学的肤浅、学院化和脱离生活”,见考夫曼,前引书,第12页。
- ⑦ 引自罗伯特·卡明,“极端条件下的文学”,《今日美学》,莫里斯·菲利普逊编辑,世界出版公司,1964年,第403页。
- ⑧ 引自《作家论写作》,乔恩·威诺克编辑,鲁宁出版社,费城,1986年,第38页。
- ⑨ 巴巴拉·博兰顿,《艾恩·兰德的激情》,纽约,1986年。
- ⑩ 珍妮特·伯罗威,《写小说》,第二版,波士顿,1987年,第80页。
- ⑪ 见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为堕胎辩护”,《哲学与公共事务》,第1卷,第1期,1971年。
- ⑫ 见乔纳森·本尼特,“赫克尔贝里·费恩的良心”,《哲学》,第49卷,1974年。
- ⑬ 见《哲学神学中的新论文》,安东尼·弗卢、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编,纽约,1955年。
- ⑭ 约翰·贝里,《关于个人身份与不朽性的对话》以及《关于善恶和上帝存在的对话》,哈克特出版公司,印第安纳波利斯,分